

現代中國的北方與南方

梁園東

一

「北方」與「南方」的畛域，是凡中國人都熟知的，我們雖不能斷定起於何時，但試看春秋時代，齊、晉、宋、魯的自稱中國，不與楚人合盟，和楚人的聯合長江小諸侯，以與齊晉對抗爭霸的情形，恐怕這種南北的觀念，已經立好。我們不必拿學究的態度，只管敘述歷史上南北歧視的情形，只應注意到這種分別的主要。歷史上所有擾亂的時期，結果總要演成一個「南北對立」！漢代郡國並行的時候，漢高祖最當心的就是吳和楚，偏偏以吳楚為中心的七國，真的就反抗中央。漢末雖是三國分立，但實際是一個

荊州和許昌對立的局面。兩晉時的五胡和東晉，南北朝時的南北朝，更是南北的對抗。隋代和唐代所起的亂事，南

方和北方准是兩個天地，唐末五代的五十二年間，北方經過了五個朝代，而南方的吳越南唐南漢，却各自安享了五十二年。至于遼金元和南宋的對抗，更不用說。元末明末和清初，擾亂的根源都是以南方做中心，清代最易看出的還是太平天國和拳亂的時候——這許許多多，我們都不必去細說，只是要知道這個「南北」，在歷史上是一不留神就會對立起來的。

到了民國，在北伐以前十五年間，幾乎倒有十年是南北兩政府對立！即使兩廣過於遠點，而長江各督向來和黃河各督是居於兩種情形。他們的不同，在平時自然看不出，一到有事即把南北劃分開；二次革命時長江各省的連絡，帝制時西南的護國軍，和直皖直奉戰時長江各省的重要，臨時執政時的「五省聯軍」，都是表現南北各為一個集團式

一個區域的情形。

民國以來的紛擾，自然其他實際的原因很多，不過因爲南北的歷史情形，極易一自聯合成爲一個區域的關係，實在也是紛擾的根原。要了解中國的政治和社會，這種南北畛域的觀念，看起來雖是極不精密，極無根據，但實際上確是極不可忽視的一點。

二

由數千年歷史上的情形，自然養成的一般中國人心理，使中國的北方和南方，極易於分立對抗，已經是很重要的了。但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結果，是不惟認定南方和北方有天然的界限，而且以爲「天下之勢」，准是「由北而南」的！因爲在歷史上常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分」的時候是南北對立，而在「合」的時候，又必是由北方統一南方！誠然在歷史上幾幾乎沒有人由南方出發，用南方的勢力，以統一北方過；反倒向來都是由北方人把南方征服統一了！這也不用多說，歷史上一看就會明白。

春秋戰國末年統一六國的是西北的秦，亡秦的雖是「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楚做發動，但終竟佔了優勝的，還是首先佔據西北的漢。漢以後魏晉隋唐的統一，都是以北方

二

做根據而南下。唐末五代雖極紛亂，然也都是北方控制南方。遼金元和滿清，更是道地的北方。明代的朱元璋，雖是由安徽出來並且建都金陵了，然而畢竟爲北方的勢力奪了去，民國初年的情形也是如此。歷史上這種看似偶然，却是必然的「由北而南」，當然給中國人一種牢不可破的觀念，以爲要控制中國，必須以北方做根據。尤其是一「北方人」對於這種觀念，更是固執。即連生在崑山的名漢學家顧炎武先生，他算是「南方人」了，然而他主張關中地形的重要，控制中國有高屋建瓴之勢！他又說明中國的都會，歷來只在北方，長安洛陽北京，而除過「偏安」以外沒有在過南方的原故，更足以證明這種觀念的確切！

因爲歷史上真有這種情形，佔據北方，確乎比佔據南方爲優，所以第三步更養成一種「重北輕南」的觀念。一般「逐鹿」的人，都莫名其妙都要先「逐鹿中原」建都中原，于是北方自然成爲政治文化的中心。因爲這樣關係，一般中國人，尤其是北方人，在政治上既是「重北輕南」，在文化上也是「重北輕南」。南方人雖罵北方人兇荒粗獷，但是這個考語，終敵不過北方人罵南方人輕浮桃薄爲有效！歷來的宰臣重輔元勳宿將，多一半是北方人，這個不暇細舉，試把歷代的重要臣僚一覽，南方人簡直少見。北宋

時王安石當了幾年政，還有邵雍天津橋上的一嘆！這種傳說，都可見北方人對於南方人的心理。南方向來是以「文學」著名的了，然而北方人還總說中國的大師，多是出在北方！遠在晉代，連陸機陸雲那樣著名的文人，到了洛陽，人都以他是「南人」，瞧不起他的學問！這種狀況，把各家的筆記小說略一翻閱，隨時都可碰到，不過在「文學」上，南方人瞧不起北方人，也是經常現象！

不過無論如何，「重北輕南」總是中國人傳統的心理，討論到政治上，恐怕連南方人中地域觀念極深的人，也是會首肯的。因是，如果要突破歷史的紀錄，突然有一個時期，說是要「由南方統一北方」了，這恐怕是最使人懷疑的事！

三

但是我們應當注意，「重北輕南」的觀念，是由歷史上南北的極易對抗，和悠久的北方控制南方，兩種現象造成。

為什麼南北極易分立？為什麼必是「由北而南」？是應當研究的問題，至於重北或重南，在事實上需要重那裏，就可重那裏，這是不必口舌爭的。只是若受了傳統觀念的束縛，用起演繹的方法，以為兩千年來是由北而南，那末以後

也必是由北而南，就不免有危險了！

所謂南北的分別，究竟以什麼地方做界限，這是不能精確的，普通總以黃河和長江或江淮做大端。就以這樣大體說來，南北已實有分立的可能。南北的氣候，幾乎一到淮河就有很大的變化；歷代南方常以這個天然的武器，阻止北方人於非不得已時南下。古代的史籍上常以「瘴癘」描寫南方，北方的土著到現在說起這一點還是很可怕的。至於南方人受不慣北方的寒冷乾燥，也可以從現代居留於北方的南人中推測出古代的情況。以是及於一切飲食起居生活形態，都有顯然的鴻溝；但在北方和北方，南方和南方中間，這些鴻溝，却是留的極少。這已使北方人易於集為一羣，南方人集為另一羣了！

因為這種氣候和生活上的不同，更重要的影響到經濟方面，使得南北兩方幾乎沒有社會的關係。普通生活所必需的米麥油鹽絲麻，在北方和南方，只是各自獨立的供給，絕少互相的給濟。最顯明的是米和鹽，因為北方常需要米，而米的轉運，在從前大部分需藉政府的力量調劑才成，這就可見南北的商業關係，是極其淡薄、極不密切的。而且更實際的情形是北方對於南方的米，也並不是普通社會的需要，除過荒旱以外，大部分都是銷於都會，這種現象

恐怕尤其是古代南北商業不能密切的根原。至於鹽的來往更明顯，極南極北的不用說了，山東的鹽是順著黃河往上游銷，淮鹽主要的是江蘇和安徽，湖北人吃鹽，不從河南去，是從四川運出來；山東鹽儘管可以往北到直隸，然而四川鹽却不供給陝西，陝西人吃鹽是從河東去的。由此可知經濟上的來往，南北是天然分界的。

因為北方和北方，南方和南方的經濟關係，較北方和南方，密切的多，所以北方的集爲一羣，南方的集爲又一羣，是極容易極自然的。但是在這種區劃中間，北方在經濟上終竟有依賴南方的地方——主要的是政府所需要的錢糧——所以使建都北方的政府，都必須征服南方，而南方却常常自恃其富力的可以自足，終是傾向於脫離北方之勢，這是每代未造，必要演成南北分立對抗的原因。

此外如南北無共同的交通，也是極重要的原因；南北的交通工具，絕然不同，這使得他們相互的來往既少，兩方社會的結合關係，當然就更不容易了！

四

照這樣說來，中國的南方和北方，就應當永久分立，各自成爲一國了，爲什麼兩三千年來終是統一的呢？這個關

係，就頗不易明白。原來北方和南方，雖然因爲自然環境（Natural Condition）來往較少，社會關係不密切，相互結合困難，但是有一個最重要的地方，是他們的「社會基礎」、「社會構造」、以至於所需要的「意識」，却完全相同，這就使他們有爲「一個權力」統治的可能，分離只是暫時而不能永久了！中國的社會，無論南北，自秦漢以來，都是半封建的，都是以小資產階級做基礎的「農村商業社會」。這種社會的特點，是自身沒有聯絡結合的能力，必須共同依賴一個勢力才能存在；也惟其因爲他們自身沒有結合能力的原故，所以常是爲封建階級所侵略征服以統治他們。正當說來，在歷史上並沒有北方統治南方的事，實在只是他們同樣爲另一個階級宰制。他們的社會階級相同，他們是「同胞」，而統治他們的那一個階級，雖是出在他們的社會，而階級性質不同，却是「異姓」。因爲這個原故，中國的社會，沒有自己結合的能力，沒有抵抗另一個階級來剝削宰制他們的能力，所以才爲另一種勢力征服統一。因是中國的統一，並不是中國社會自身的能力所造成——如歐美的工商業社會由資產階級推翻中世的封建階級而自己組織資本主義的民主國家——乃是他們不得不允許另一個階級征服宰制他們的結果——這是中國北方和南方不能永久

傾向分立，而必須傾向統一的第一個原故。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爲南方和北方的社會組織構造既相同，所以他們產生一個共同的社會意識，以維持他們一般的生活，這個「共同意識」，也做了他們傾向於統一的元素，而且更有力量。這一點雖然很不易說明，但却極易看出，如數千年來不論北方南方，皆遵守儒家的思想道德，遠至直隸山西北境一直到廣東，莫有不以孔孟是「至聖先師」，這並非偶然，一到蒙古的信仰就不同了。這沒有別的原故，只是因爲儒家學說，是適合於這個農村商業社會和由這個社會產出來的意識。這一點的重要，把南北極相異的氣候水土、風俗習慣、飲食起居、和極分散的社會關係，一到儒家裏邊，即撞成一團，毫無異議！可以見這種意識力量的主要。

因爲中國社會有這樣的共同意識，另外那一種要統一宰制他們的封建階級，就更利用上來控制他們；而且儒家的教訓，也是使中國社會服從這個統治的，所以中國的社會就更傾向於統一了！

五

但是爲什麼在歷史上又必是由北方控制南方，而不能由

南方控制北方呢？這個問題，初看似乎神秘，其實極其簡單！這並不是因爲什麼「北方之強」，強於「南方之強」；或是北方地形高，南方地形低，由高易於制下的原故。實際

只是因爲兩層關係。第一層是由於統治階級。歷來封建的統治階級，本以侵略剝削爲本性，假使同樣兩個統治勢力，一個出在北方，一個出在南方，那就必然的是在北方的需要侵略南方，而在南方的這種需要却少。惟一的原因是因爲北方的經濟供給遠不如南方，爲維持統治階級的地位計，北方需要取得南方，而南方却不必統治北方已可維持，所以常是傾向保守的。這在歷史上也很顯明。塞外的北方民族，戎狄匈奴五胡契丹女真蒙古等等，其所以不斷的要侵入中國，都是這種經濟上的需要。我們知道凡以經濟的逼迫，致構成侵略目的的「民族」或「國家」，他對於軍事政治上的組織，和不需要侵略的民族或國家絕然不同。假使這兩個民族或國家相遇，因爲侵略上有特殊設備的關係，往往是被侵略的國家失敗。這一點倒不在文化的高低，凡有侵略主義的訓練，不論文化高或低，都是可以佔勝的。古代的野蠻民族，往往能征服了開化的民族，與現代的帝國主義國家，能征服殖民地，實在是同一的理由。——由經濟的壓迫構成侵略的目的，以至於有適應侵略的組織

和設備，以養成侵略的能力。

塞外的民族是如此，塞內的北方統治階級也是如此。若有分治南北的兩個統治階級，其侵略的目的、計畫、和設備，北方的必較南方爲強、爲恆久、爲完密，這幾乎是定律！歷史上最顯明的例，是東晉和南宋的時候，以西晉和北宋和那樣喜歡侵略的統治階級，一到東晉和南宋，却事願忍受一切侮辱保守起來，然而北方的統治者，却始終未曾捨棄侵略南方的目的。三國時曹魏和孫吳的精神完全兩樣，五代時北方的藩鎮爭統治權那樣激烈，而南方對於這個統治權却毫不注意，甚至捨棄亦在所不惜！這都是因經濟的滿足與逼迫，決定能否維持其統治地位，再決定侵略主義需要加深與否的關係。用此眼光，以觀察歷來由北方征服南方的事實，無不可以解釋。

由以上的理由可以說明白爲什麼常是由北方征服南方，而不由南方征服北方；但是當北方「要」征服南方的時候，居然就「能」征服了，這又有另外一層關係，說來極其簡單。

歷史上的北方，其勢力範圍，向來比南方爲大。從前的南方，只是指江浙和安徽湖北及湖南江西的北部；而且就是這個也不是統一的，往往只是江浙爲一個區域，兩湖又

一個區域。但是一說北方，即包括山陝直隸河南山東五省，和甘肅察綏的一部，北方這個境界的劃定，遠自春秋戰國間已成立——當時的霸君除秦地外即領有這個區域——後來歷代的統治者，都是大體上先把這個區域統治了，然後才南征。而且北方這個區域也極易統治。只要把山陝南部和河南北部幾個在經濟上和歷史上居重要地位的區域佔據了，他處即可指日而下。若有了這樣大的一個區域做勢力根據，以臨荆襄再趨東南，自然南方要常常爲北方所控制了！

但在南方却絕不能結成這樣大的集團。四川雲貴不論在歷史上，即到現在仍然是獨立的兩個區域和全局很少關係。湘贛閩粵向來是流徙罪人的處所，不惟北方，即南方有了統治階級也沒有利用這些地方做勢力的。古代不要說，最近到了明代中葉，王守仁做了個「龍場驛丞」，到以爲遠的了不起，其實只在江西！要知道雖然秦代就把交趾畫過郡，但是五嶺的苗黎，到了清代才弄清楚。

歷史上南方的區域既已是這樣狹小，而且江浙和湖北的連絡，遠不如從河南直隸荆襄的容易，江浙要統治湖北以與北方對抗，至少非有湖南的力量不可，但是湖南即使最遠到宋代尚且不能完全利用。至於安徽又向來是南北分統

的地帶，安徽若一截斷，所謂南方，只是保有東南的名詞罷了，那能和北方對抗呢？

所以歷來造成「由北而南」的局面，南方必是爲北方控制而不能控制北方的原故，並不是北方有什麼特點，只是佔據北方的勢力範圍，要較從前所謂南方大好幾幾倍。東南數省雖然富足，但是那能敵得過北方五省，尤其侵略的工具上，若在北方統一以後，東南無論如何是只有被征服的。何況在政治上經濟上北方的統治階級，常常有取得東南的企圖，而東南要取得北方的企圖却很少呢？

以上這種一說就明白極簡單的理由，是歷史上所以常常「由北而南」的原因。加以北方比南方開化較早，一說起「中國」，總是以北方爲中心的地帶做代表，這種歷史關係，更足以增加北方的重要。總而言之，歷史上中國的形勢，由北方控制南方，所謂「由北而南」的現象，是極自然的！

六

但是這種現象，却不是不可變的，不是永久如此的！自歐洲勢力侵入中國以來，中國的南部數省，已起了極大的變化，無論在政治上社會上經濟上文化上無不有極重大的

改變。現代中國的南方，和歷史上的南方所有的差異，較之現代北方和從前北方所有的差異，大過不止倍蓰。現在的北方，絕尋不出多少社會元素，和歷史上的北方不同，但是南方却就不然！因是南北的關係也就變了！

首先在地勢上，由歷代開闢的結果，除因交通上雲貴四川尚有相當的隔閡外，其餘九省，已各自都爲最重要的勢力區域。這九省的密切關係，正和從前的北方五省一樣，因商業上的勢力，只要把江浙佔據，就可控制長江各省，這是和以前的情形完全不同了。兩廣若無特殊的事實，自然是傾向於這個區域。以這九省的力量，在中國的形勢上，幾乎恰和從前的北方地位相似。由此南方在政治上的重要，是和從前兩樣了！

最重要的在社會上，南方生出了極大的變動。自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來，受影響最深的，自然是南部數省。使得中國原來那種勢力極小、組織極分散的商業者，也集合巨額的資本，設立大工廠，開設大公司，以開始實行其商業資本主義。於是都會的發達、工廠的增加、資本的聚積、工人的加多，都是一天一天的在前進著，宛若歐洲工業革命以後的狀況，使誰都知道中國的南部，是中國的工商業區域。因爲這種結果，使中國南方的社會勢力，日益發展

，從前那種半封建性的組織，已在漸漸侵蝕消滅。這一點的重要，是使南方社會，有集爲更強固更密接一團勢力的可能，北方社會的中心，漸由鄉村移到城市，鄉村的封建性小地主，勢力必大受打擊，而却由更有組織的工商業者代替，因是在政治上所生的影響，自然是不須說的。

另外，現代中國南方在經濟上掌握重要勢力，遠不似從前只是一個「富足」而已！歷史上南方的富足，是產物豐，錢糧多，但除過供統治階級宰割以外，這種「富足」，並沒有支配中國的勢力。但是現在可就不然了！全國對外貿易輸出額，南方佔到四分之三以上，全國的金融資本百分之九十匯積於上海，而且工業製造品，雖是萌芽，已支配全國人大部分的消費，金融貨物市價，全國都以上海爲中心。這種勢力，說的切近一點，差不多是握全國工商業的咽喉！日漸傾向於資本主義化的中國社會，南方的勢力只有更形增加！

因爲如此，在文化方面，現代南方代替了歷史上北方的地位。照歷史上講，北方的開化較早，南方是漸由北方開發出來的。但北方開發的文化，是封建社會的，而現在的南方却更承受了新的開發，已走向另一條道路，而這條道路，却是北方尚未走上去的。因爲這種傾向，北方幾幾乎

有要被南方開發之勢，無論以商業工業或思想方面，說起中國，總是以南方做代表，這並不奇怪，是南方實在居現代中國重要地位的原故。自滿清末年以來，改革中國的計畫，發展中國的政策，適應現代社會的制度，以及現代生活上所必要的思想學說，無一不出在南方的介紹或創造，在文化方面，南方的覺悟早已支配了中國，這是誰都不應否認的。

南方這樣大的變化，並不必一一指出，只要看南方的實際勢力，即可駭異！鴉片戰爭以後，以向來受北方控制的南方，居然能有太平天國那樣龐大的組織。太平天國的發動，是由欽廉瘴雨北方向來認爲苗黎不開化地帶的廣西，他能把握長江數省結在一起，竟使得向來控制南方，握有「由北而南」歷史定律的北方，手足無措，失掉其控制能力！那時的清軍如果不是由湖南出動，以截斷東南和中部的連絡，若單靠北方的控制，實在不知應當是誰家立天下。辛亥革命的成功，固然原因也很多，但是南方的團結，足以推翻北方的統治勢力，也是極顯明的事實。民國以來，所謂「南方」，是北方統治階級最麻煩的一個問題，廣州小的而且又常常紛擾的一個政府，竟能支持到十年之久，北方也是無法控制，終於由廣州出發，把北方的統治勢力

推倒。這種和事實，雖不能即刻斷定南方要代替「由北而南」的歷史定律，但至少「由北而南」的定律是應當重新討論的！

七

現代中國的南方，既已有如是和歷史情形相異的變化，但我們再看歷史上代表中國的北方，展在我們面前的還是歷史！

北方不惟很少現代社會的建設，而且保留著很多歷史上殘餘的元素；南方起了那樣大的變化，而北方却改變的極稀。因為這種不同的傾向，使現代的北方，在現代的中國居於次要的地位，這種現象也是極易看出的。

北方雖也有幾個海口，但在對外貿易上大部分仍然要聚集到南方。這沒有別的，因為輸出入的貨物，多數是由南方供給，所以在貿易上只好讓南方掌握重心。皮革煙草豆類是北方輸出的大宗，但在輸出額上都是次等的數目。中國紡織工廠中外人合辦的在五年前已有一一八個，而北方的只有二一一個；中國的火柴工業也比較發達，而全國的火柴工場五一一個，北方的除東三省五個外，只有十七個。北方以重工業的原料為多，但是除煤外，鋼鐵產額亦以南方

為主。其他比較發達的絲織業、造船業、機械業、和一般的化學工業、食品工業，北方和南方的差數更大。北方經濟勢力的落後，已經是歷史上固有的現象，到現代更其加甚。

北方的經濟狀況，既未受現代社會的洗禮，所以普通社會的生活，尙完全保持歷史上的故轍。資本主義的侵入農業社會，必然的是使農村經濟破壞，但這種破壞，在南方已漸有改向「商耕」的趨勢；而在北方除河南山東的一部分地帶外，幾乎完全尙為「自足農耕」，其所受的侵蝕影響，只有日見加重。因為交通的不便，工商業的不發達，使北方的農業社會，急切不容易改變。所以北方的災荒饑饉，幾乎年年皆是，這是不消說的。

北方的農村生活，完全是自足經濟，所以封建色彩極其濃厚，土地的佔有和權力還是成正比例，凡在農村中佔有一大片土地的地主或自耕農，在鄉村即有很大的權威，聯合這樣幾個有權威的紳士，即掌握一縣的權力，於是統治階級即代表了這種地主豪紳，以實現其統治權。試看民國以來北方軍閥官僚的能那樣團結不解，都是豪紳地主的擁戴。最近北方極收效的「村政」，就是封建性質的極好說明。統治者除直接和大紳連接外，間接又和農村的權威者連

絡，與以管理全村的權力，於是貧農佃戶，儘管在這雙層的統治權下受剝削。

這種封建地主的權威，對於工商業發展的有阻礙是不消說，商業仍是隨著地主階級的需要供給，他的繁盛，仍是隨著豪紳地主所在的地方發展，所以在北方仍是分散極廣的市鎮，都會自然也有不過是極少罷了。這種狀況，就是中國歷來社會固有的形態，也就是允許封建階級存在的形態。北方的經濟社會既如此，文化方面的衰落、更是不足怪的了！直至北伐以前，北方也未消滅了皇帝夢，這是民衆思想養成的結果！

總而言之，現代中國的北方，已失掉其歷史地位；是無可疑的：假使說的露骨點，他的欲侵略南方，自然更其必要，但是現在的南方，已絕不是現在的北方所能控制了的。他的地形、他的財富、他的社會勢力、他和國際間的關係，從他的社會所反映出來的制度政策，他所需要的意識，這種種方面，他都抵不過南方，或是不足應南方的需要。即以兵力量上說，因為南方已大半具有現代國家的意義，而且因其經濟勢力的雄厚，對於戰鬥的各種工具上，實在有較優於北方的可能，在這一點上也是使北方失掉其歷史地位的因素。這樣「重北輕南」的觀念，和「由北而南」的

歷史定律，豈不是應當暫行取消麼？

八

但是這樣說來，現代的中國，既不能由北方控制南方，那末應當是由南方控制北方了麼？但是這也不盡然！從前所謂由某方控制某方，是站在社會以上和以外的統治階級，支配全社會的方略之一。假使社會的統治者，不允許這種外來勢力的參加，而由社會自己團結，自行產生合於自己利益的政府，這種控制的方法，是不須討論的。比方國都所在的地方，在從前半封建的時代，必要選擇佔優勢地形，可以俯瞰各方，和有險可守始成；這些條件，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就決不需要，因為即使都城佔有如何優勝的地形，若在政府的政策荒謬的時候，反抗者並不必到都城，只要把幾個重要經濟區域佔領了就够了！所以近代國家的都城，只是以佔據國家的中心，交通便利就夠了，因為現代的政府只是一個執行機關，並非是支配控制的機關。同樣的道理，即使南方或北方，無論那一方佔各方面的優勝，若是在社會勢力發展以後，政府中缺少了任何方面的勢力，都是不行的。這就是說，北方要用封建似的權力來控制南方，固然已不可能，但南方要來控制北方，也是以同

樣的理由不可能。這也有種種原因。

第一，照目前論，北方雖以經濟文化的落後，不足與南方抗衡，但北方以五省的勢力，若其封建性質仍然團結不解，再加以統治得宜，團結在一起，這種勢力，也絕不是南方所易於控制了的。因為北方的農村經濟，雖受侵蝕，但若治理得宜，也不是不足以維持統治階級的地位。況且南方和北方的社會，目前是很有差別的，在這中間治理的方法，也是極應討論的，若以一般的政策應付，雖不至即以此生出擾亂，但至少收效是極緩的。所以北方控制南方，目前固然不可能，但以南方控制北方，也是有很大的困難！因為如此，中國要實際能統一，除非都拋棄了這種控制政策，以發展社會勢力，使其自行產生政府始可。

第二，若離開目前，再稍往前一看，則北方的勢力，並不是永久會衰落；在新社會的需要上，北方有極重要的原料品，將來若中國的工商業偉大的發展起來，則重工業上的煤鐵，必須仰賴於北方，那時恐怕北方更佔重要勢力。好在那時已絕對要不著某方控制某方的問題，當然是由社會自行治理，不然的話，那時的北方，恐怕要復活「由北而南」的歷史定律呢！

總之，中國的南方和北方，天然應當是一個統一區域，

而不應當有分別的；他們的地形、他們的社會狀況、他們經濟方面的相依存、以及更不須說的，他們的歷史文化，都是使他們相結合為一的！不惟「由北而南」或「重北輕南」的封建遺訓不應有，即連由「南方或由北方統一」的思想也不應有，根本是南北的區域觀念即不應有！將來由交通工具的增加，使南北人民的生活上消除了隔閡，更由社會勢力的發展，以增加了他們的密切關係，在最近的將來，必是一個團結極為堅固的民族，這是可斷定的！

九

以上我把現代中國北方和南方的關係，說明白了，最後，我還要加點贅語。這樣龐大的中國，單以內地北方和南方講，其情形已這樣複雜，若把東省蒙回藏各族連上，其複雜情形，更不待說。在這裏邊，各地的情形複雜，是極易看出的。各地的情形既複雜，若要施以「單一的政治」，恐怕是很不容易妥善的！我們所謂「政治」，並不是說能管理的住，或能控制住就夠了，主要的是要能使各地都有發展的能力，而且把這種發展，趨到共同的一條路上，才是正理！這種政治，就絕不是易於討論的。不過在消極方面，我以為有幾點是容易注意到的。

第一，歐洲的民主政體，是近代資本主義社會最適合的政體，資本主義的好壞且不必去說，中國現在雖然很顯明的是傾向於這條路，但因為中國各地的情形不同，絕不能同時都走上同一條路的關係，民主政體的在中國必會失敗。這是民國以來事實已經證明的。即使現代的南方有實現這種制度的可能，但是即不論他處，只在北方，民主制度下的代議士，就非被豪紳地主把持了不可，其結果的危險，在事實上已經證明了！

第二，歐戰以後，歐洲最流行的「獨裁政治」——法西斯帝主義——這在中國恐怕也是絕不能行的。實行獨裁的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他們的境域既小，社會的情形是單一的，若代表這種單一的勢力，以施行獨裁，這是可能的。若在中國却完全不然。既沒有這個單一的勢力以做政府後盾，而且境域遼闊，各地各可成爲一個勢力，蒙古西藏不用說了，東三省可成一個集團；現在所說的北方和南方，在必要時都可各成一團，而雲貴四川又各可成一小的小集團，如是在統治上，必感絕大的困難。換句話講，各集團都共同承認這個獨裁時，還勉強可行，否則國內各地既沒有集中的勢力，那能像意大利等一樣，實行這種政治呢？這也是很顯明的。

第三，如果我稍大膽一點，推論適合中國的政治，則第一點把相近似的社會，有走向同一方向可能的社會，用一貫的政策，使其社會勢力發展，然後以這種勢力做基礎，建設政治，這是可以較爲穩固的。如是東北北方和南方，無論怎樣遼闊，自然可以趨向一致。但是要注意，必須以發展社會勢力爲目的，和必須發展同一趨向的社會勢力始可。第二點若社會組織過於不相近的蒙回藏，則除用現代帝國主義者開發殖民地方法——不是其侵略主義——外，似乎沒有較好的統馭治策。如是在不久將來，在我所意料的範圍，中國本部和東三省，或許採用一種近似於「職業代議」制度的政治做基礎，以注意於各地方產業上之發展，而使其結合。對於蒙回藏或許爲一種較聯邦制更密切的制度，以增加和內地的關係，這樣可以破除向來羈縻的辦法，和不合蒙藏需要的代議士辦法，而且可以使其有發展的機會與能力，不過這個行起來當然要更加注意罷了！至於怎樣來發展中國的社會勢力或產業，那就非本文所應論及了！

